

南京大屠杀中栖霞、江宁、句容农民的苦难 和德、丹友人的国际救援活动

高兴祖

内容提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,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为维护正义和人道,展开大规模的救援工作。其中有德国禅臣洋行的京特博士和丹麦史密斯公司的辛德贝格先生。他们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组织了难民收容所,收容难民4-5万人。这些难民屡次向他们呈文,诉说自己所遭受的苦难。这些呈文的德文译文,保存在德国档案馆和拉贝日记中,从而使我们今日得以了解当时栖霞、江宁、句容农民身受日军杀烧淫掠的苦难。

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京特博士 辛德贝格先生

1937年12月1日,日本大本营发出了进攻南京的命令,句容、江宁和栖霞山地区首先遭到攻击,当地农民纷纷逃到江南水泥厂,寻求保护,或至栖霞寺避难。

江南水泥厂建于1935年,当年5月,与丹麦史密斯公司(F. L. Smith & co.)签订购置水泥生产设备的合同,电气设备则向德国禅臣洋行购买。1937年10月,设备安装完毕,11月4日试机,但11月中旬淞沪撤守,日本侵略军疯狂向南京追击,战火日益向栖霞山地区逼近,江南水泥厂被迫疏散,未能开工生产。当时,江南水泥公司利用德国“轴心国”和丹麦中立国地位,“商请丹德两国售机器的洋行,分派代表来厂,协同留厂员工,保护厂内财产”。德

江南水泥厂厂志编委会编:《江南水泥厂志》,南京江南彩色印刷厂印,1995年8月,第418页。

商派遣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磁厂经理昆德博士(Dr. Karl Günther, 今译京特博士,为统一起见,以下用京特译名)来厂。时京沪铁路(今沪宁铁路)已断绝交通,京特博士经上海绕道苏北,于南京沦陷前抵达江南水泥厂,任代理厂长;丹麦人辛波(今译伯恩哈特·阿尔普·辛德贝格 B. A. Sindberg,亦译作辛伯格,以下使用辛德贝格译名)亦随后到达。厂区升起了德、丹两国国旗。

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,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仿照南京办法,在厂内设难民区,收容难民3万余人,最多时达4.5万人,其中包括少数未及撤离的南京守城官兵。

日军在句容、江宁、栖霞等地的暴行与南京市区毫无二致,许多农民惨遭杀害。据德国档案馆收藏的原德国驻华使馆外交文书记载,梅木村(以下皆为译音,梅木应为梅墓)、回下村、桦树村(应为桦墅村)、下发新村、下山耀村、陈康村、寇才村、石山乡(应为摄山乡)等地,都有死难者,百分之七八十是青壮年。还有许多地方妇女被日军掳走,近半数妇女尚未成年,最小的只有9岁。

1937年12月20日,辛德贝格企图将几名受伤的中国难民送南京救治,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西门子公司经理拉贝记下了这一事实,他说“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,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,电厂、水厂和电话设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。但是,当了解到这里(南京)目前的局势时,他非常惊讶。在半路上,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,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。他自己则执意无论如何也要到南京来,因此整整一大段路他都是步行走过来的,他后来搭上了

《抗日战争研究》1991年第2期。石山应为摄山,即栖霞山。六朝时,因山中盛产药材,吃了可以养生(摄生),故名摄山,距南京城约22公里。

一辆日本卡车,安全地通过了北城门。”

此后,他们几次接受了难民的呈文,译成德文,送到南京国际委员会去。这些呈文,反映了栖霞、江宁、句容农民遭受日军杀烧淫掠暴行的一些情况。如12月23日,辛德贝格从栖霞山带了一封信给拉贝,信中附有17000名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。拉贝立即致函日本大使馆的田中,递交了这份请愿书,他在信中说:“请允许我向您递交两份从栖霞山转给我,并请我转交给您的请愿书,栖霞山目前也出现了和我们在南京一样的困难局面。希望您在这件事上能够有所作为。”在日记中,他还写道:“前面一封信是今天由辛德贝格先生(辛德贝格先生现在可以不受阻碍地来往于江南水泥厂和南京之间,路途约一个半小时)从栖霞山带来的,信中还附上了一封一万七千名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。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及保护,免受日本士兵暴行的侵扰。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。”

到1938年1月25日,躲避在栖霞寺中的难民增加到2万人,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,他们又向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写信,报告他们在日暴行下蒙受的苦难,辛德贝格又把这一封信送给了拉贝,说这封信“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,因此,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。信件来自离我的住所5里路的栖霞寺,是该寺的方丈起草的,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”。信中说:“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%失去了一切,他们的房屋被毁,牲口被杀,钱财被抢。此外,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,孩子没有了父亲,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,另一部分则伤的伤,病的病,躺在这里缺医少药。谁也不敢上街,害怕被杀害,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。我们的农民既

《拉贝日记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、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,第228页。

《拉贝日记》,第269页。

无水牛又无稻种,怎能春耕播种呢?在此,我们所有签名者再次恳请您的帮助。”拉贝接信后,在日记中写道:“上述由栖霞山江西水泥厂(京特博士)的辛德贝格先生递交的报告,证明不仅南京饱受日本兵痞之苦,而且,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有关日本士兵烧杀奸淫的消息。我们不禁这样想,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,全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。”2月14日,拉贝在《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》中又说,“在南京附近,有许多村庄被烧毁,遭到了严重的战争损害,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。例如,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,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……南京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,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,后果将是灾难性的”。国际委员会管理财务的克里斯蒂安·克勒格尔在《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》的报告中,也说他开车去栖霞山,看到的情况令他“感到震惊”,“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,连一个人也没有看到,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,也空无一人。房子被烧光了,人被打死了。”还活着的人惊惶地躲到栖霞寺中去。而在栖霞寺,日军“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,任意强奸少女。寺庙里的佛像,或被抢走,或被破坏,就连和尚,他们也不放过,也要加以虐待”。

在栖霞寺难民呈文的同时,1月26日,躲避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也向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呈文,说“中日战争爆发已有半年,江苏省已落入日本人手中,因而江宁和句容县的百姓遭到极大不幸。城市和乡村几乎空无一人,农舍已被烧光。日本兵先把箱子、包袱、家具等等,都集中到砖瓦结构的房子中,然后用火点燃,一般

徐淑希:《南京安全区档案》(英文本)纽约,1939年版,第134-137页。

《拉贝日记》,第657页。

《拉贝日记》,第469-470页。

烧得精光。整个土地已经荒芜。日本人在村里一见到年轻人就马上开枪把他们打死，日本人把他们当成中央军。老年人经常由于不懂日本话而遭残杀。妇女和姑娘不分老少均遭强奸，以满足其肉欲的需要。跳河自尽或自杀的妇女不计其数。徐家村（音）一个名叫芳的小姑娘，因为才 10 岁尚未成年，日本兵就把她的阴道切开致死。还有一件野蛮的事：几个日本兵遇到一个正在逃难的家庭……日本人用军刀威胁儿子，迫使他同他妈干有伤风化的事。儿子拒绝，即刻被日本人用军刀砍死。他妈被日本人强奸后自杀身亡。日本人进村手持武器，只要遇到人，首先就要花姑娘。说“没有”的人马上遭残杀。在街上任何人都要被搜身，一元、一角全部拿走……农民的牛和驴几乎一扫而光。猪、鸡和其他家畜也斩尽杀绝。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难民在江宁和句容交界的吕西村（音）、唐山（应为汤山）村和龙潭村约 20 至 30 里地段上所见所闻。家家都已妻离子散，他们都无安身之地，他们也无法相见，而且也不知道各自的去向。被日本兵拖来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位难民逃跑后说，南京方圆 40 至 50 里周围已无人烟。田里到处是尸体，街上到处是血迹……我们请求您们——两国的大使发发慈悲，把我们救出虎口。”信件还要求“千万不要让日本军队知道我们的呈文，否则全村人的生命难保”。

在该厂避难的江宁县摄山区万余难民也向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呈文，说“我们村两个月来已远离战场的炮声”，而“日本人……现在在我们山村和集市上每天都在放火、枪杀、掠夺和强奸妇女”，2000 多头耕牛被日军屠宰，“龙潭至太平门约 50 里所有乡村约二千多家的数千房舍被化为灰烬。东阳镇至中山门约 60 里所有农庄

德国档案馆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，见《抗日战争研究》1991 年第 2 期。

约一万多户人家和一万多间屋舍被化为灰烬”，“我们请求您们把上述情况转告大使馆，大使馆基于人道正义感再把上述情况转告各国人民联盟，以阻止日本的恐怖行为，拯救困苦中的难民”。

看来，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把这两封呈文译成德文后，送到了德国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手中，这样，90年代初呈文才会在德国档案馆的外交文书中发现。辛德贝格还对马吉牧师说：“中山门外有许多中国人的尸体。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曾在栖霞山设立急救站，救治被日军杀伤的难民，1938年3月，该会秘书福斯特牧师，还拍摄了栖霞山难民营的照片。”

除杀烧淫掠外，日军还大肆掠夺江南水泥厂的设备，使从丹、德购进的贵重机器丧失殆尽。南京陷落后，三井洋行就企图控制江南水泥厂，江南水泥厂则借口“与丹麦订购设备的合同规定，点火生产后，才付清贷款，由于贷款未清，产权仍属丹、德”，拒绝与日商合作。到1943年7月，日本军部通知江南水泥厂，说山东张店制铝需要该厂的主要机电设备，令江南厂与日本轻金属公司商定合作或租借契约，仍遭拒绝。于是，日军使汪伪实业部下令，限期拆迁，且日军进驻工厂，与日本轻金属公司“分三批强制把二台窑、五台磨及其附件和电气设备全部拆除，运往张店，工厂被洗劫一空”。日军投降后，江南水泥厂见运回残缺设备难以实现，只好重新委托丹麦史密斯公司，另行从国外订购机器设备。

辛德贝格约一年后离厂，接任者为另一丹麦人牛尔生，他工作至抗战胜利后才离厂。这时，报载“德侨将集中遣送回国”，江南水泥厂为此特地向政府呈文，说京特博士“虽系德籍而居吾国已30

德国档案馆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。

《江南水泥厂志》，第6页。

余年……能主持正义,倾其全力维护吾国人之生命财产,8年如一日”,请求政府“商得盟邦同意……法外施仁,免于遣送回国,俾其继续为江南厂服务”。呈文说:“廿六年(1937年)冬,各地避难人民麇集于栖霞山者綦众。闻其中不乏不及撤退之少数高级军官,以失却政府保护,咸惴惴不可终日。幸赖京特博士设难区于江南水泥厂,收容男女难民约4、5万人。在当时敌日铁蹄之下,遇有日军闯入难民区意图强奸妇女,京特博士辄无分昼夜,偕同译员,挺身而出,婉言劝阻。日军放火焚烧摄山镇民房,预架机枪阻止华人灌救。京特博士闻讯率江厂员工,赶往救熄,全镇房屋免付一炬。京特博士鉴于贫病难民无力医治,延医生护士,设临时诊所,并商请鼓楼医院轮派医师,为难民义务诊疗。迄廿七年(1938年)夏,交通渐复常态,京特博士代难民向日方交涉,发良民证,俾各安全回籍。京特博士于危难之中,拯救吾同胞4、5万人,时阅数月,始终不懈,其见义勇为之精神,至堪钦佩。敌日军人嫉视京特博士维护江南水泥厂,不断到厂严词查问,以武器示威者,数见不鲜,蛮横狂妄,为任何人所难忍受。而京特博士为维护厂房,忍辱含垢……迨抗战胜利,重见天日,江南厂厂房安然无恙,不能不归功于京特博士之毅力维护。”这样,京特博士继续在江南厂工作,南京解放后,改任厂化学工程师,到1950年12月,才辞职离厂。

中国人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遭受的苦难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,对于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,拯救南京难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工作,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(作者高兴祖,1928年生,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)

(责任编辑:刘兵)

京特1903年生于中国河北唐山,除一度回德国求学外,都生活、工作在中国。
江南水泥厂1945年9月25日给中国政府的呈文,江南水泥厂档案室藏。